



## 关于粮食的记忆

◎余金土

我生长在龙游北乡黄土丘陵地带。“龙游穷北乡，黄泥路连着黄泥山，天晴像刀枪，雨天像油缸，有女不嫁北乡郎！”这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顺口溜，我在小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了。祖祖辈辈在那人均1亩的黄土地上早出晚归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，为了生存颇为不易。

我自懂事时起，口粮是生产队按人口、年龄分配的，1至18岁每年每人人口粮为225公斤，60岁以上为200公斤，18至59岁为325公斤，但常常不能100%兑现，要看年景好差，而且每户的口粮还要按出勤所得工分来分配。那时我家一共6口人，共分配到口粮1325公斤，可家里只有爸爸是一个正劳力，每出勤一天记10分工分。为了能争得口粮，妈妈也出工，每天4.5分工分。两个姐姐也放弃了读书，到生产队牵牛，每天争得5分工分，而哥哥小学没有毕业也到生产队劳动了。生产队大部分农田一年种早、晚二季稻谷，一季种紫云英（土名叫花草）；高沿田和大寨田因缺水，一年种一季稻谷，种一季小黑豆，或者种一季油菜或小麦。因缺少农药化肥，靠农户养猪的一点栏肥根本不够肥田，能通过熟人关系到衢州化工厂拉一车氨水就算是好的了，但是氨水只能在大田翻耕中使用，插上秧苗后就不可以施洒了，否则会吧秧苗烧死。为了防治病虫害，用黄金树叶、苦桐树叶、烟草叶、茶叶和食盐混在一起，放进几只大铁锅里煎熬成汁，再一桶一桶挑到田里，用木勺洒在有虫害的稻苗上。粮食产量很低，亩产只有四五百斤。到年终时，生产队会计就会造分红方案，一般的年景为每10分工分2角钱，口粮分到10级的年份很少有；分到8.5级，我家粮食是1126.25公斤。每五十公斤稻谷价款为9.6元，所需口粮款为216.24元，我一家工分分红为130元。一年到头辛辛苦苦，连口粮也争不到手，还要欠生产队86.24元，我家成了老超支户。

在秋收季节里，我每天放学回家就拎着一个篮子到田畈里拾稻穗，回家后用手把谷子捋下来，放在竹盘上晒干，一季下来也能拾四五

十斤，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天。等到一些松树、皂枒树等树木落叶时，我又背着一个竹篓去扫树叶作柴火，因为一年到头生产队里分来的稻草是不够烧粥烧饭用的，每家每户还得去二三十里路外的大山里砍柴。鸡叫头遍，我阿爸就起床磨砍柴刀，阿妈则起床烧饭，用蒲缛（蒲草编成的袋子）装好饭用作上山砍柴的午餐，一担柴砍回家能烧十几天。一家人生活过得十分艰难，一年到头有好几个月是吃番薯丝饭、白菜饭、萝卜饭和马兰头等野菜饭。

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我刚成家，家里分到4亩粮田，加上1亩自留田。一家人起早摸黑，拼命地干活，一年种三季，早、晚稻和一季油菜及大小麦，田塍、田坎坡上种大豆和油菜，自留地种小麦和番薯。我学会了犁、耙、耕、耙高难度农活，把田地整理得有模有样。为了双季稻苗能及时移栽，我在吃了晚饭后还摸黑去秧田拔一担秧苗，然后回家休息到月亮升起，再挑着一担秧苗去田里插种，一直插到天亮。最害怕的是收割早稻，天气炎热，一边割稻，一边用稻方打稻，在稻方的另外三边竖起高约一点七米的竹笠围，到中午时用畚斗把湿漉漉的谷粒装进箩筐或麻袋中，再从烂冬田里挑到路上装上独轮车，推到晒谷场摊晒，这时已是饥肠辘辘，累得直不起腰来。后来，粮食订购任务取消，粮食推向市场化，“卖粮难”又成了一块心病。秋收后，雇一辆拖拉机运3000多斤稻谷，早上4点多钟拉到粮站，一看傻了眼，售粮的队伍已排成了长龙，有一次一直等到下午1时才轮到我家称粮。验粮员把各个麻袋里的谷子用钢钎弄出几粒放到嘴里一嗑，告诉我：你的晚稻谷含水份太高，不合格，等再晒一个晴天拉来。我饿着肚子，听了这话差点晕倒。

农业产业调整，农民群众因地制宜掌握一至二门实用技术，有些农民不种粮了，把烂冬田、低产田挖成池塘搞起淡水鱼与珍珠蚌混养模式，在高沿田、靠天田种上柑橘等果树。到如今，农民进市场买粮吃已是不鲜见了。

## 兰石村历史上的二件“宝”

◎徐光海

县城大南门外2公里有个叫兰石的村庄，现为龙洲街道办事处所辖。据《龙游县地名志》：兰石原名兰亭，以亭得名，后因亭毁而改称兰石。祖姓徐，明代嘉靖年间从鸡鸣山下析居迁此。民国《龙游县志》卷三《氏族考》载：“宋末，有名望者，自清溪卜居桥东之孤墓，明时徐有成其后人也。至嘉靖间，徐梅友以县南郭外山清水佳，遂名兰石而迁居之，是为兰石始祖。”另有刘姓、王姓，均于清代同治年间从江西广丰迁入；操姓，清末从江西迁入。兰石村有兰石、五里凉亭、南洲殿、兰石溪滩、渡船铺等5个自然村，兰贺公路从村南经过，村东、村西则有龙洲南路、兴龙南路2条大道围绕，是个名符其实的“城中村”，现有550户1250余人口。

深秋的一天，骑自行车来到了兰石村。在79岁的傅金水家，巧遇同村年已88岁高龄的韦公甫老人，随即与二位老人聊起了兰石村的历史。二位老人首先对兰石村的来历给了我们另一种说法：在老浙赣铁路南面约1公里处，古时有一条百泽堰，将灵江山的水引向兰石畈，灌溉着800亩农田。某年的一场洪水冲垮了百泽堰，浅水处露出了许多兰色的石块，此地便被称作兰石。

在二位老人的眼中，兰石村历史上曾有过二件“宝”。

### 南洲祖庙

南洲祖庙位于现村蓝球场北面约二三百米处，始建于何时已无从查考。祖庙建筑面积有半亩有余，坐北朝南，据老人讲述，日本投降的1945年，村内民众为殿内佛像进行了重塑。祖庙分前后二进，中间一天井。一进东西两侧有关公、张飞、关平、周仓四尊塑像，门后观音与韦陀成斜对着摆放，北面墙的正中位置供奉着徐偃王塑像，毛、杨、魏、蔡四大令公分列两侧。二进摆放着众多的叫不上名的小神佛像。因祖庙距县城大南门不到2公里，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日，除兰石及周边村的信众外，龙游城内的信众也会来到祖庙祭神拜佛，所以香火一直旺盛。两位老人均在祖庙内念过书，1941年韦公甫9岁时和村内另2个小伙伴到祖庙上过小学。1942年日本鬼子经过龙游，韦公甫躲到洪呈亲戚家，中断4个月的学业后又继续到县城光耀祠三观堂念书，另2个小伙伴就不再上学了。一年之后，日本鬼子又一次到了龙游，韦公甫随父母早躲到了官村的寺坞，过了20多天才返回兰石。不幸的是，韦公甫的爷爷韦克锤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自家的毛竹园内。傅金水到了上学年龄时，龙游已解放，在祖庙内念了4年书后，又到县城念了2年小学，这为他日后从事乡村畜牧兽医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。

韦公甫老人还记得小时候从东华庙接城隍老爷到南洲祖庙的情景。每年

农历正月初八这天，乡亲们会换上新衣或干净的衣服，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抬着一顶2米多高的轿子，一路上大人不停地敲锣打鼓，韦公甫等小伙伴跟在轿子后面。接回城隍老爷像的途中过浙赣铁路的一处台阶口，村里会安排人去接城隍老爷的村民分馒头。韦公甫小时候调皮，领了2只馒头后，绕个圈到队伍后面又去领2只馒头。接回的城隍老爷是一尊脸上描白的木雕像，供奉在祖庙内接受信众的朝拜，几天后送回东华庙。

韦公甫老人还见过县城城隍庙内有汪精卫、陈璧君夫妻俩的木雕跪像，有半人之高，双手被反绑，并用铁链上锁，到城隍庙看戏的人们会故意将鼻涕抹在雕像上，以表达对汪精卫充当汉奸卖国贼的愤恨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在南洲祖庙内教书的一位朱姓老师响应“破四旧”的号召，教在庙内上学的小学生用绳子套在佛像的脖子上，然后用力一拉，随着轰的一声佛像倒塌，庙内的佛像就这样被毁掉了。1973年祖庙被拆除，木料、门窗等用于村大会堂和小学的建设。

### 千年古樟

有庙必有古樟。在南洲祖庙的西侧有一棵千年古樟，古樟树干粗需8个成年人才能合抱，树干挺拔，枝繁叶茂，层层叠叠的绿荫成为行人休息的一处理想场所，俨然是兰石村的一大标志。外出返回兰石村的人，只要远远地看见了这棵千年古樟，就像见到了家，心中就顿感踏实，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。千年古樟还被认作“樟树娘”，村中有新生男孩且体弱多病者，到满月或周岁时，其母亲会抱着小孩来到樟树底下，插香点烛，祭拜古樟，认其为“娘”，祈盼小孩像古樟一样，茁壮成长，无病无灾，健健康康，所以村内便有了樟根、樟华、樟富、樟清等名字。因村民好奇，千年古樟有次差点被烧毁。一天，在古樟底下休息的几位村民闲聊，看到树干下部有一段已空心，一位村民说，不知古樟树是否全部空心了？一名叫陈水确的村民说了句用火在树底下烧一下，看烟会不会从树顶冒出，就知道是否空心了。于是有人就到附近的箍桶匠家抱来一大把刨花，塞进下部的空洞内点燃，结果古樟着火了，村民们救了2天2夜，最后爬上梯子从上往下倒沙才将火扑灭，保住了古樟。1978年，有一福建人在熟人的介绍下，来到兰石村要求购买古樟，用于炼樟脑，结果古樟以1200多元的价格卖给了福建人。福建人临时在兰石雇了几个民工，在附近搭了个简易帐篷，支起了一口蒸馏大锅，开始提炼樟脑。民工们每天从古樟上砍下些树枝、树根，劈成薄片，经上锅蒸馏、冷却分离、复蒸提纯等步骤提炼樟脑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千年古樟砍完。

兰石南洲祖庙、千年古樟被毁，成为老一辈兰石村民心中的伤痛。

